

高陽作品集 ①9

水龍吟
(上)

水龍吟

高陽作品集 ①9

水龍吟
(上册)

高陽 著



聯合報叢書·高陽作品集(19)

水龍吟

著者 高

發行人 劉

出版者

聯

合

報

社

昌

平陽

有著作權·禁翻印

總經理

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五號

郵政劃撥帳戶〇一〇〇五五九一號

電話：八四一八六六、八六〇一七

印刷者

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定價：新臺幣三〇〇元

中華民國八十年二月初版
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六月第三次印行

ISBN 957-08-0531-5 (套：平裝) · 89009-26 ·

1 福壽全歸

嘉慶四年——宮中的「時憲書」是乾隆六十四年，正月初一。

在養心殿西暖閣的勤政親賢殿，太上皇帝盤腿坐在鋪著黃緞墊子的寶座上，雙目緊閉，口中唸唸有詞，聲音很低，而且模糊不清，只看出他唸得很急，因為乾癟的嘴唇，飛快地在翕動。突然間，太上皇睜開眼睛，依然精光四射；他大聲問道：「叫甚麼名字？」

東側西向而坐的嗣皇帝，愕然不知所對；但跪在西側的文華殿大學士一等忠襄公和珅，應聲答道：「高天德、苟文明。」

太上皇仍舊閉上眼睛，喃喃自語，好久才停；張目問道：

「川楚用兵以來，部庫、內庫撥發的軍費，一共多少？」

「兩千三百多萬。」

太上皇點點頭，轉過臉來望著皇帝，這是問他有無話說的表示；同時和坤也拋過來一個催促的眼色，皇帝便開口了。

「明年恭屆皇阿瑪九旬萬萬壽大喜，普天同慶，曠古所無；慶典宜乎早日籌備，請降勅旨，以便宣詔。」

太上皇沈吟未答，和坤便即說道：「這是皇上的一片孝心，請太上皇俯允所請。」

「你說『曠古所無』，倒也是實情。」太上皇看著東面說：「不過，福澤不在年壽，梁武帝八十六歲餓死臺城，高齡反為後人恥笑。只要川楚奏捷，百姓不遭匪禍，我就很高興了，不在乎舉行繁文縟節的慶典。」

「川楚教匪，首惡的齊二寡婦、王三槐都已伏誅；仰賴聖謨，在皇阿瑪期頤萬萬壽之前，一定早已肅清，大舉祝嘏，正得其時。」

太上皇微微領首，轉臉問和坤：「你剛才說軍費的支出是多少？」

「一共兩千三百多萬。」

「我記得平定大金川，軍費報銷至七千多萬，如今教匪蔓延四川、湖北、陝西三省，如能克竟全功，就再用兩千多萬，亦不為多。如果統兵大員，尚有天良，為博我九十生日能開懷一笑，格外用命，早奏肅清的捷報，則明年舉行慶典，不失為激勵之舉，倒也不妨。」太上皇略停一下又說：「你不妨把我的這番意思，密諭勒保、宜綿、景安、秦承恩、額勒登保、明亮、德楞泰等人知道。」

「是。」

太上皇點點頭，慢慢地將雙眼闔上；皇帝與和珅對看了一眼，靜悄悄地「晚安」退出，以便讓住在養心後殿之西「燕喜堂」的汪懋妃來伺候太上皇歇中覺。

從養心殿退出來的皇帝，不是到天子正寢的乾清宮，而是回歸東六宮之前，在奉先殿與齋宮之間的毓慶宮。此宮在康熙年間為太子允禔所建，亦就是所謂「青宮」；乾隆六十年夏天，特命重新修葺，到了九月初三，太上皇召集皇子、皇孫及王公大臣宣諭，他早在乾隆三十八年，就遵照先帝所定立儲「密建」法，選定皇十五子嘉親王繼承皇位，書名藏於正大光明殿匾額之後。如今臨御六十年，壽至八十有五，決定歸政，立嘉親王為皇太子，以明年丙辰為嗣皇帝嘉慶元年。嗣皇帝亦隨即以皇太子的身份，由文華殿後，皇子所居的「南三所」移居毓慶宮。

「跟皇上回，和中堂到了。」

和珅是特地宣召來的，皇帝在他的書齋「味餘書屋」接見，「致齋」，他一直脫略君臣之分，像朋友似地叫和珅的別號，「坐，坐！」

「謝皇上賞坐。」和珅雙膝稍屈，請了個安；然後在一張紅木小椅上坐下。

「今天太上皇在唸甚麼？你奏對的那六個字，又是甚麼意思？」

「喔，」和珅答道：「太上皇精通密宗，西域高僧曾經進講過一種密咒；一唸此咒，惡人雖在數千里外，亦會無疾而死，或者得奇禍。奴才聽太上皇唸這個咒，知道要咒的是教匪

餘孽中最兇悍的頭目，所以拿高天德、苟文明這兩個名字回奏。」

皇帝悚然心驚，暗地裡思量，和坤當然也會這種密咒，如果他有不軌之心，隨時可置自己於死地。不過轉念又想，這也是「子所不語」的「怪力亂神」；再說，他也還沒有這樣的膽子，因而心裡釋然了。

「還有件事，我要問你，川楚軍費已經撥過五千多萬，今天太上皇提到，你怎麼把數目縮減了一半呢？」

「奴才是怕說了實話，太上皇心裡不痛快，不願意行九十萬萬壽的慶典，豈非辜負了皇上的孝心？」

「可是，你上個月已跟太上皇回奏過五千多萬，如今數目不符，不怕太上皇駁你？」

「不會。太上皇八十歲以前的事，記得很清楚；過了八十，記性就不行了。」

皇帝想說：怪不得大家都在矇騙太上皇。但話到口邊，硬生生將它嚥住了，笑一笑說：「今天大年初一，你趕緊回去過年吧！明天不必進宮；初三重華宮茶宴，你要早來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十多年來，難得作長夜之飲；明天不必進宮，咱們今晚上好好兒樂一樂。你們倆，每人敬我一個『皮杯』。」

長二姑與吳脚憐相視而笑，卻無動作；和坤便又催了。

「誰先來？」

「自然是二姊當先。」

「多不好意思！」長二姑低聲說道：「當著那麼多丫頭。」

聲音雖低，吳卿憐的心腹丫頭，也是上房侍婢中領班的彩霞，還是聽見了，她向在侍宴的四名女伴使了個眼色，都悄悄她退了回去。

「好了，」吳卿憐將長二姑的酒杯斟滿，「丫頭都不在跟前了。」

「在窗外偷看呢！」

「那有那麼多顧慮？」

「那，你先來。」

「行！」

吳卿憐滿含一口酒，攬著和珅的肩項，嘴對嘴將一口酒度了過去，這就是「皮杯」。

「你身上甚麼香味？」

「不就是洋人送的那瓶香水嗎？」

「洋人？」和珅愕然，「最近沒有會過甚麼洋人。」

「那是五六年前的東西，一直擱在那裡沒有用；今天無意中發現，隨手抹了一點兒。」

「喔！」和珅想起來了，那是乾隆五十八年，英國國王喬治三世的特使馬爾尼所送的禮物。

「香味怎麼樣？」

「你來聞聞！」

和珅將長二姑拉得坐在他的腿上，雙臂一環，左摟右抱，三張臉湊在一起了。

「今兒個，咱們三個人睡一床，好不好？」

就這時，聽得窗外重重地一聲咳嗽；長二姑便坐回原處，高聲問道：「誰？」

「彩霞。」

「有事嗎？」吳卿憐接口，「進來！」

門簾掀處，彩霞朗聲回事：「達三爺來了，說有要緊事，馬上得見老爺。」

「達三爺」是指乾清門侍衛達納哈；他是領侍衛內大臣鄭親王烏爾恭阿的得力助手，年初一夜間求見，說有要緊事，那定是非同小可的要緊事，當即吩咐：「請到小書房見。」

這時長二姑已取了一件玄狐皮袍來，服侍他穿好；由兩個丫頭掌燈，將他送到小書房，只見達納哈不住在抹鼻煙，神情顯得焦躁不安。

「中堂，」達納哈打了個扞，站起來急趨兩步，壓低了聲音說：「太上皇中風了！」

和珅頓覺頭頂上「轟」地一聲，血都湧了上來，耳中「嗡嗡」作響，心跳氣逆，好半晌說不出話來。

「鄭王爺今兒在景運門值宿，派我來給中堂送信；只怕今天晚上就得進宮。」

「達三哥，」強自鎮靜下來的和珅，擺一擺手說：「你先請坐下來，慢慢兒說，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聽說是起更時分，太上皇還在西暖閣看四川、陝西來的軍報，一面看、一面拍桌子罵：『可惡！廢物！』罵著、罵著，叭噠一下子，人就仆倒了，人事不知，手脚冰冷，牙關緊閉，只有白沫子從嘴角擠了出來……。」

「啊！」和坤失聲說道：「這是痰厥。」

「是！有痰，嗓子眼裡呼嚕呼嚕，跟拉風箱似地。總管太監趕緊先找值宿的太醫，跟著來回鄭王爺；如今皇上也從毓慶宮趕到養心殿去了。」

「喔，」和坤心亂如麻，定定神才能問出一句頂要緊的話：「救醒了沒有？」

「還沒有。為此，鄭王爺讓我趕緊來給中堂送信。」

「替我謝謝鄭王爺。」和坤又問：「還給誰送了信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好！勞達三哥的駕。你請坐一下，我還有話說。」

和坤回到原處，一面關照預備袍褂、傳喚轎班；一面跟長二姑要了兩個十兩重的金元寶，命彩霞持著，跟他到了小書房。

「達三哥，一點小意思，別嫌菲薄。」他將用塊紅綾裹著的金元寶，塞到達納哈手裡。

「謝中堂的賞！」達納哈請了安，站起來說：「回頭我在東華門伺候。」

紫禁城前後左右各門，每天申刻閉門上鎖，至午夜過後，逐漸啟鑰，最先開放的是東華門，一交子正，雙扉初啟，首先進門的必是一輛黑布帷的大車，內載兩頭肥豬，直奔坤寧宮

屠宰烹煮，作祭神之用。

但這天是例外，當和珅在子初三刻，坐著大轎到達東華門時，門已經開了。達納哈掀開轎帷告訴他說：「太上皇醒過一次，可是馬上又不行了。皇上傳旨：用『合符』大開五門——。」

「合符」之制，沿自前明，「符」共五副，每副用鍍金牌兩面，上鐫「聖旨」二字，一用陽文，一用陰文；陽文的一面存放事房，陰文的一面，分貯乾清門左右的景運門、隆宗門，及東華、西華、神武三門，遇有緊急差遣或大征伐指授進退方略，必須爭取時機時，命事房發出陽文合符，經五門值班護軍統領與陰文合符比驗相符，方始啟門。

這夜皇帝傳旨用合符提前開宮門，不僅是為了太上皇病危，通知儀親王、成親王等親貴以及軍機大臣來送終，主要的是太醫院院使商彝，在家過年，並未住宿寧壽宮之東的太醫院，需要飛召他人宮請脈之故。

「有王公大臣進宮了沒有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達納哈答說：「門才開了一刻鐘。」

「院使呢？」

「也還沒有。」

於是和珅的大轎，擡進東華門停了下來，另換兩名轎夫擡的小轎——凡是賞了「紫禁城騎馬」的大臣，如果過六十五，或有足疾，得乘二人肩輿，和珅雖然年紀不過五十剛剛出頭，但曾自陳，左腿因氣血不調，足軟無力，無法騎乘，亦蒙特准坐轎。照定制，「紫禁城騎馬」

如進西華門，則在內務府公署前下馬；進東華門則在南三所之西的箭亭下馬，不過和珅並無理會這些，小轎越過箭亭，進景運門，經乾清門前向西，一直到軍機處下轎。

軍機處的直廬，南北兩楹，軍機章京的直廬，坐南朝北，稱為「南屋」；值夜的軍機章京曹振華，已自住宿的方略館，趕回南屋，奉召謁見，和珅問道：「皇上在養心殿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遞牌子！」

「牌子」是一方寬約八分，長約五寸的木牌，一面書職稱姓名，一面書經歷，上端加漆，親貴紅色，官員綠色，所以正式的名稱，叫做「綠頭籤」。臣下晉謁皇帝，須先呈遞綠頭籤，而照例在皇帝用膳時進呈，所以又稱「膳牌」，簡稱為「牌子」。所謂「遞牌子」，即是求見皇帝之意。

這曹振華在軍機章京中，資格甚淺；軍機大臣要跟南屋打交道，通常都找滿洲話稱為「達拉密」的領班，或者資深的「老班公」，和珅的崖岸更為嚴峻，若非這晚上情形特殊，曹振華是不大可能跟他對話的；事實上和珅連他姓甚麼都不知道。

這個可以巴結的好機會，曹振華當然不會輕易放過，「中堂，」他低聲說道：「倘或皇上問起，中堂何以來得這麼快？這話似乎不大好回奏。」

和珅被提醒了，因為如是奉召進宮，由三轉橋府邸到此，至少亦得個把時辰；如今提前到達，顯見得事先已知道了太上皇痰厥的消息，洩漏宮禁秘密，其罪不小，皇帝如果有心追

究，豈不害慘了鄭親王烏爾恭阿及達納哈？

「你貴姓？」

「曹。」

「喔，」軍機大臣對章京，仿照「蘇拉」的稱呼；和珅叫一聲：「曹老爺，你很細心。不過，我亦不必等得太久，過兩刻鐘替我遞牌子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太上皇醒過一次又不行了？」詳細情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

「聽着心殿的太監說，值班的太醫是左院判賈伯雄，請脈以後開方子，以『二陳湯』為主，另外加了兩味藥。御藥房煎好以後，纔開牙關灌了下去，太上皇仍舊不醒。皇上很焦急，問是甚麼緣故？賈伯雄回奏：太上皇的痰，是頑固不化的老痰，一時攻不下來。皇上就說：你得想法子，一定得攻下來才好。賈伯雄顯得很為難，不過，到底還是下了藥。」

「下的甚麼藥？」

「是他藥箱裡現成的藥丸子，可不知道叫甚麼名兒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，太上皇倒是醒了，痰下來了，本來握得緊緊的拳也鬆開了，那知道睜了一下眼，可又昏迷過去了。」曹振華停了一下說：「不知道這會兒醒了沒有？」

「勞你駕去遞牌子吧！」

「是。」

和珅原以為一遞牌子，皇帝立刻就會「叫起」——召見；不意等了兩刻鐘之久，尚無消息，心裡不免有些嘀咕，思量著是不是遲自闖了進去？就在這沈吟未定之際，只見門簾掀處，出現了內務府大臣盛住，他是來傳旨的。

「皇上交代，這會兒心亂如麻，見面也不知道談些甚麼？等其他幾位中堂到了，一起進見吧。」

和珅心往下一沈，從嘉慶元年以來，皇帝有甚麼向太上皇陳請之事，都託他代奏；如今竟拒絕「獨對」，將他與其他軍機大臣一樣看待，這意味著甚麼呢？

但轉念之間，又釋然了。因為盛住是皇帝生母孝儀皇后之兄，經太上皇賜封一等承恩侯。皇帝傳旨不由太監，而派他的親舅舅帶話來，足見得對他還是另眼看待的。

「盛二哥，你請坐。」和珅問道：「太上皇怎麼樣了？」

盛住皺著眉答一聲：「難！」接下來又說：「脈息微弱，真所謂『奄奄一息』。」

「那得趕快進參湯啊！」

「賈伯雄說他一個人不敢作主。不過他拍胸脯擔保，一時三刻還不要緊；等他的堂官來處方。」盛住又說：「後來賈伯雄私下跟我說，太上皇的補藥服得太多了，光是參湯亦未必管用。」

「那末，商彝呢？怎麼還不來？」

「他住在宣南。——」

一語未畢，跟盛住一起來的內務府司官在窗外接口：「來了、來了，商院使來了。」

「好！」盛住站起身來，「我得帶商彝去請脈，一會兒裡頭見吧。」

說完，匆匆出了軍機處，只見一盞宮燈，高照著商彝，他穿的是五色絲織緞面的短襟羊皮袍；同樣面子的狼皮短褂，頭戴狐皮帽，打扮得花裡胡哨，襯托著他的龐然鬚眉，樣子顯得有些滑稽，但定例如此，太醫冬季出差，都穿這一身由內務府發出來的袍褂。

「老商，快進去吧！」盛住拉著他往內右門走，「賈伯雄沒轍了。」

「喔，」商彝問道：「皇上在裡頭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進了養心殿東暖閣的寢宮，商彝先給坐在匡床上愁眉不展的皇帝行了禮；轉過身來只見壽高八十有九的太上皇，蓋著兩床錦緞的薄被，張口鼾睡，額上汗珠淋漓，他跪近床邊，先磕了一個頭，然後掀開被角，低頭張望，果如所料，太上皇下身墊著一方軟緞薄棉墊，小水失禁，將墊子溼了一大片。

醫家四訣「望聞問切」第一個字已大有所獲；「聞」則不能求諸肅靜無聲的深宮；「問」倒是有個大疑問，但只能私下問賈伯雄，所以商彝只有一下跳到第四個字上，預備「切」脈了。

「盛大人！」他站起來低聲說了兩句；盛住點點頭，轉身走到皇帝面前彎腰請旨。

「兩個大熏爐，炭都燒得很旺，商彝熱得腦袋都暈了，怕切脈不準，求皇上准他卸掉狼

皮褂跟狐皮帽。」

「可以，可以。」

於是商彝在御前卸衣，特別是頭上的那頂狐皮帽一去，如卸千斤重擔，輕快無比；他復又跪下，探手入衾，將太上皇的左手輕輕拉了出來，攔在專為診脈用的五色絲繡緞面「脈枕」上，按「寸關尺」的部位，凝神細按；診罷左手，又爬到裡床，跪著細診右手脈息，等他從寬大的「龍床」上下地後，皇帝已迫不及待地發問了。

「怎麼樣？」

商彝不即回答，趨前兩步，下跪回奏：「臣不敢有游移之語，致誤大事，請皇上傳『吉祥板』吧！」

預製棺木，民間名為「壽材」；宮中名為「吉祥板」，商彝明白白宣稱太上皇已至「大漸」之時，皇帝頓時兩淚交流，但仍舊用不甘心的語氣說：「一定有法子的，你一定得想法子。」

「天年已到，實非人力所能挽回。」

「不！」皇帝固執地，「你想，慢慢想！」

「是！」商彝俯伏在地，想了好一會，擡起頭來說：「臣只有『大封固法』一方可用。」

「甚麼叫『大封固法』？」

「太上皇元氣已脫，僅存餘氣，流連臟腑經絡之間，尚未盡斷，倘能封固餘氣，或者真陽可以漸復。不過，希望極微。」

「只要有希望，就得盡心盡力，你趕快處方吧！」

於是盛住帶著商彝到了殿前總管太監的值房，等盛住圍爐烘手時，商彝向賈伯雄使了個眼色，引至遠處，低聲問太上皇得病的經過。

「猝然痰厥，我用『二陳湯』加枳實、南星導痰——。」

「為甚麼不加竹瀝？」商彝插嘴問說。

「竹瀝要現採，宮裡那裡來的竹子？何況還要加薑汁調製；緩不濟急。」

「嗯！請你說下去。」

「導痰湯不管用，皇上駕到，一個勁的催；我只好現成的『蘇合香丸』。」賈伯雄停了一下說：「太上皇倒是醒了，不過，不大一會兒，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。」

「脈案呢？」商彝伸著手說。

「那裡有工夫開脈案，再說皇上也不懂藥性。」

「哼！」商彝微微冷笑，怔怔地望了他一會，終於忍不住說了：「虧得沒有開脈案，不然留下一個把柄，賈大哥，你的麻煩可大了。」他略停一下又說：「誰不知道，中風分『閉』、『脫』兩證，太上皇讓頑痰膠住了，一時打不開，如用竹瀝，一定可以打開。你怎麼用『蘇合香丸』？你莫非不知道，蘇合香丸有麝香，裡透骨髓、外徹皮毛，非內則經絡全壅，外則諸竅皆閉，不能用麝香。太上皇九十歲了，麝香在他就是狼虎藥，由閉而脫，其咎誰執？賈大哥，你自己心裡該明白。」